

# 望乡

## 一.长野

长野是生长在大山里的野草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长野家确实扎在深山里，一直以来，那几幢孤伶伶的小房子都隐在树林中。听人说到，长野的爷爷是个读书人，原不是村里人，长野的奶奶也是县城里的大家闺秀，后来不知怎么的，就到村里了，一住就不知是多少年月。长野家本应坐在村口那块先生相中的好地方上，结果后来，还是建到山里去了，奶奶天天抱怨着，爷爷却天天乐呵呵的。

长野本是有名字的，只是人家从来不叫，他也嫌别扭。爷爷叫做东方敬儒，爸爸叫做东方传儒，到长野就成守儒了。村里人管爷爷叫东方先生，爸爸叫做蛮子，到了长野也就成了长野。一个原因是因为四字的名字太长不好念，村里也听不惯，说不准“儒”字，总是读成“芦”，另一个原因则是长野真野。

听长野的爸爸说，长野四岁时掉鱼塘里了，原本干干净净的一个小孩，救上来就变了。

早在长野出世时，在妈妈的极力坚持下，爷爷同意让长野二姨夫来给长野算上一卦。二姨夫抓着长野的小手，一本正经地看了又看，不时捏几下，眉头紧了一些，后又拿手打着长野的脑门儿，摸来摸去，摸来摸去，有什么东西似的。半柱香过去了，二姨夫说了句：“莫上心，这娃没的用。”也不接长野妈妈送的烟，甩甩袖子头，也不回地走了。蛮子要追上去和他讨个说法，爷爷却说没用好啊，没用好啊。

后来百日时，爷爷让长野抓东西，长野抓了本书，村里人都拍手叫好，“好啊好啊，咱村里是有读书人了。”长野比别家的小孩早了半年会叫爹妈，很早就能认人，家里书也读了不少，别家小孩儿和泥时，长野都会写好些字了。每每说到这里，长野妈就停不下来，眼泪

巴巴的。“大学生，保不准就是个大学生呢！”村里小孩挨了打，总能听到，你看着人家守儒。

那一天，长野跟爷爷去塘里投草喂鱼，“你莫乱动啊，不要到水塘边去，之后会有落水鬼，拉你下去作伴……”“嗯，知道的。”长野就乖乖的坐在一边了。

正值初夏，正是农村的季节，到处绿油油的，和城里的几株小树上零散的绿不同，这里放眼望去，处处皆绿，田野里的稻禾也不知何时竟拔高了几尺，都能淹没长野的个头了。微风吹过，麦浪翻涌，每当这个时候，爷爷就喜欢坐在那田埂上，看啊，笑啊，还不忘捋捋他的山羊胡子，这时便忘了自己为何来到村里，忘了柴米油盐，忘了长野奶奶，长野爹妈，把开心的不开心的全都忘掉了。

而长野呢，也就这么站着，等着，风吹不动，日晒不跑。“守儒，你干啥呢？”，“嘿嘿”，别人问，长野也不答，只是笑笑，一直就站着，那人多问了几句，自讨没趣也就走了。但长野终究是一个小孩，久了也会贪玩。水蜘蛛在水面上跳起，仿佛在水面上划过，又像是在漂在空中；水下的小鱼则是虎视眈眈，趁蜘蛛一个不留神就冲出水面，只是片刻，水面又归于平静。长野一点点的走近，蹲下身子，趴在草丛里……

日头落山了，爷爷才回来找长野，只看见对岸漂着一张小脸。爷爷见状，差一点一头栽进塘里，顿时眼睛泛花，摇摇晃晃地坐在地上，睁不开眼，有人路过，就问：“东方老先生，哪儿不舒服啊？”猛地，爷爷抬起头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拼命地指着对岸，想说话，却说不出声，那人见了，立即便扎进水里，过了一会儿，像拖着沙袋一样把长野拎出水。长野脸全白了，摸摸鼻子，“不得行，没气了”。爷爷也不管，只是用手不停的按着长野的胸，让旁人把长野的头别到一边，那人不懂，只好照做。过了一会儿，长野吐了口水，“还真神了，老先生！”，“牛，牛，把那牛弄来”，爷爷指了指不远处的牛。他们把长野搬到了牛背上，爷爷赶着牛走了。老牛一路不停的走，长野不时的吐几口水。等走到家时，只听见长野不停的拍

着牛，“停，停，硌着我胸口疼”，忽而就哭了。

爷爷把长野抱了下来，也哭了。

家里人，村里人把院子围得水泄不通，村人都说，东方老先生真是神仙下凡，起死回生呐。爷爷也不说话，只是抱着长野，抚着长野的小脸。

第二日，“东方老先生家那宝贝傻了”，“没错，都不认人了，见谁都笑，老是个和自个说话”。长野傻了，这是全村人都有目共睹的事实。长野的奶奶坚决不同意和爷爷一起住，爷爷在竹林里搭个小棚，蛮子不同意，但长野妈也不愿再和爷爷住一处，长野就这么和爷爷分开了。

虽说家里人，不肯长野再找爷爷，但长野似乎和爷爷最亲。爷爷也不再和人说话，只和长野说说笑笑，别人再找他，他总是摆摆手。长野傻了，野了，长野的爷爷也傻了，野了。经常可以看到爷孙俩大夏天的生起堆火；大雨天里，在树林里学鸟唤。长野喜欢和柳树玩儿，爷爷就给柳树浇水施肥。长野和老母鸡说话，爷爷就说，小畜生，你捡了条命，看看是你活的长，还是我活的长。

从前，虽说长野家偏远，但总有邻里乡亲领着孩子找上门来，问：“老先生在不？”若答在，那人就让孩子对着里屋鞠上一躬再进门；若不在，蛮子让人家进来坐着等，那人总是坚持不进门，直到爷爷回来。那人就说，“久闻先生大名，前来拜访”，还拉着孩子，作个手势，爷爷便答道：“明天带十斤肉，娃娃留下吧，吃完十斤肉再走。”第二天那人便把肉条送至，再三叮嘱孩子认真读书。爷爷也常教小孩读书写字，长野便坐在一边，有样学样。

现在再有人想请老爷子教自己家的小孩，爷爷不说话，只是摆摆手，转身便走了。日子久了，村里人不再管爷爷叫东方先生了，也开始管长野也叫长野了。

和往常一样，长野爬在树上，用尽全身力气，不停的晃啊晃，不一会儿，就有果子开始从树上掉下来。爷爷在树下，东翻翻西看看，装上一小袋，便望着树上的长野，笑着喊了声，别摇了，别摇了，再摇都是没熟的。长野刚要顺着树下来，“东方老先生，您在这呢 哈哈，可让我好找。”长野看着这人，他梳着方寸头，头发就像用胶水粘上似的，风吹也吹不动。爷爷回过头，笑了一下，并未理会，去接下树的长野。“小刘都和您说了吧，我可知道您不一般，那犬子上高中的事，全仰仗您老多帮帮忙啊。”爷爷也不说话，那人接着说，“村头那块地，您当年也不要，让我怎么过意的去？守儒也到了该上学的年纪，到外头来总是方便些……”爷爷摆摆手，那人想再说些什么，但爷爷拉着长野就要走了。

过了几天，爷爷给了长野一封信，说：“小子，到了外头，要多个人说说话，知道不？”长野笑了笑，爷爷也不理会他，只是不住地摸着他的小脑袋。

“刘书记，给，带给乡长吧，给他儿子写的信”，蛮子脸色并不好看，把皱巴巴的黄牛皮纸袋交给村书记，那胖子接过信，“好在东方老先生肯帮忙，乡长还说了，如果老人家愿意，可以到他那儿做做文书，写写画画，日子也清淡……”蛮子摆摆手不让他说下去，“老人家住惯了，不愿搬出山……”

不久，长野终于搬家了。那日傍晚，金色的太阳渐渐变成红色，一点点从山际落下，长野就和爸妈奶奶走出了大山。外面的世界竟是怎样？他不知道，他只是坐在牛背上哭着……

——未完成梦境